

以基督为中心之敬拜的 使命

教会在我们这个多变的文化中，需要面临许多敬拜风格的挑战。虽然围绕着因信称义的本质、三一真神的解释、两性的职分、与圣灵的恩赐等议题的神学辩论层出不穷，但笔者从所接触的数百间北美教会来看，这些辩论与敬拜的争议比起来，实在微乎其微。¹ 几乎毫无例外地，笔者所知道的每间北美教会对于敬拜风格，都会遇到某种程度的紧张情况。

造成这种张力的原因很多：聚会人数无常、宗派衰微、家庭崩溃、很少人再回到幼年聚会的教会、会友老化、对年轻一代离开教会的忧心、世俗文化的影响、四十年来已惯用当代敬拜音乐、灵恩派更新运动的崛起、全球性基督教联合主义的盛行、科技的创新、全球化、巨型教会的影响、对真实感的渴望、传统价值的腐蚀、教会多数人对反对势力的畏惧、新保守主义、文化改变的新挑战、对在瞬息万变的文化中寻找稳定点的渴望、对全球教会统一化之兴趣的提升、远古到未来教会运动的崛起、与新天主教运动。²

¹龙汤姆，《超越敬拜之争：建立有活力与忠实的敬拜》(Thomas G. Long, *Beyond the Worship Wars: Building Vital and Faithful Worship*, Herndon, VA: Alban Institute, 2001), p. 3; 马太·莫尔，〈亲爱的教会家庭〉(Matthew R. Moore, “Dear Church Family,” distributed by Session to Briarwood Presbyterian Church, Birmingham, AL, January 27, 2002), p. 1.

²杜安·凯尔得曼等著，《在一个变迁文化中的真敬拜》(Duane Kelderman et al., *Authentic Worship in a Changing Culture*, Grand Rapids: CRC Publications, 1997), pp. 16-34; 克里斯·阿姆斯壮，〈在过去中寻找未来：迈向二十一世纪的福音教会需与早期教会连结的原因〉(Chris Armstrong, “The Future Lies in the Past: Why Evangelicals Are Connecting with the Early Church as They Move into the 21st Century,” *Christianity Today*, February 2008), pp. 24-26; 罗伯·谢荣和纳胥·考克斯合编，《宗教、电视、与资讯超级公路：寻得中庸之道》(Robert Lewis Shayon and Nash Cox, comps., *Religion, Television, and the Information Superhighway: A Search for a Middle Way*, Philadelphia: Waymark, 1994), p. 4.

有人以为只要教会不决定敬拜的风格，就不会有任何问题，但上述种种原因再加上其他更多的因素，已经形成一个强大的风暴，瓦解了这种想法。即使教会最后决定保持原状，在我们目前不可避免的文化逆流中，也等于是对教会方向作了一项重要决定。而面对这个时代的挑战与呼召，我们的责任是按照福音的优先性敬拜神，好让所有基督计划要从他们的生命风浪中拯救出来的人，可以真正看到祂的面貌，相信祂的心意。

10.1 福音使命

今天的教会无可避免地都必须决定应采取哪一类的敬拜仪式：高派教会式（讲究仪式的）或低派教会式的（不讲究仪式的）、当代的或是传统式的、简朴或繁复的，或是全部都包含在内的折衷式。悲哀的是，多数人会让教会中影响力较大的某人或某个团契，凭着他们的权势与偏好来作上述的决定，以致敬拜风格是任意决定的（“我认为该……”）、随从个人品好的（“我喜欢的是……”）、遵循教会传统的（“我们一直都是这样做的……”）、或是根据文化趋向的（“一般人认为可接受的、有吸引力的、喜欢的……”），其实还有更好的作法。

教会有她的使命。神呼召我们传福音，因此我们的敬拜应当刻意表达这个合乎圣经的目的。³ 出于对基督的爱，我们一定会关心如何在敬拜中重新呈现福音，好达成荣神益人的目的。这个福音不

³詹姆士·都伦斯，《敬拜、团契与恩典的三一真神》(James B. Torrance, *Worship, Community and the Triune God of Grace*, Downers Grove, IL: InterVarsity Academic, 1996), p. 41.

仅是用来布道或海外宣教，神恩典的信息对基督徒每日生活的重要性也不亚于领人归主。若无恩典的确据，我们只有沮丧地陷在罪中；假使没有人提醒我们神的恩典，我们会倚靠自己的能力；倘若我们不因恩典感到喜乐，就会认为是因为自己表现良好，所以才有如此美好的结果。我们若不把传福音视为敬拜的结构与焦点，一切的礼仪都会变得徒有敬虔的外表，而不能经历到神的能力（提后3:5）。

10.2 敬拜者的需要与吸收力

我们若希望在神子民当中看到神能力的彰显，就不可废去任何在敬拜中可用来宣告神荣耀的单元。我们若不了解神的荣耀，就无法适切地赞美祂，也不会祂面前谦卑。同样地，假使我们不知道要感谢祂的恩典，我们赞美的动机就不可能正确，我们不是会因罪而变得心地刚硬，就是最后被罪咎压倒。我们若真正关心神的子民能了解神的荣耀与恩典，就应该设计出适合会众“需要与吸收力”的敬拜（摘自〈西敏斯特大要理问答〉，第159问）。

神的子民为着自己灵命的健康，必须尊崇神的名、存心谦卑、寻求祂的恩典、拥有赦罪的确据、学会感谢神、学习祂的道、爱祂的百姓、成为祂的门徒、学习在祂的平安中度日，以上任何一种“需要”都不能少，否则灵命必会受到亏损。倘若一个信徒生命中已经很久没有上述任何符合福音的健康特色，灵命将不再成长，最后终将沦于失败。藉着广传福音所带出来的真理应当形成我们敬拜的架构，如此才能塑造敬拜者的生命。而敬拜若不将参与者的“吸收力”考虑进去，福音也就失去了塑造人生命的力量。

更正教改革运动的领袖们就是因为考虑到神百姓的吸收能力，因此坚持敬拜时应当使用敬拜者惯用的语言（而非拉丁文）。会众若不了解敬拜时所用的语言，势必无法完全领略教会所宣扬的福音。当时这些宗改领袖们对改变敬拜的主要结构并不特别在意，事实上，他们有意再回到最早期天主教的敬拜仪式，因为相信那种仪式更能反映新约教会的敬拜。⁴ 他们各自设计不同的敬拜模式，但没有一种仪式忽略了基督教敬拜所含的一般福音模式。这些宗教改革运动的领袖们不但仔细衡量百姓对敬拜各个层面的了解与接受能力，他们所选择的敬拜仪式也显示出他们关怀百姓所需要聆听的福音信息。这些领袖们对会众属灵吸收力的考虑不只表现在所选用的语言上，他们为信徒文化环境与背景的设想也影响了设计敬拜时很多的选择。正如我们已经讨论过的，马丁路德曾细心地考虑奉献在敬拜中的顺序，因为当时百姓受过天主教鼓吹购买赦罪券的影响。加尔文因为屈服于当时人对主教赦罪的反对之下，因此免去赦罪的确据，并减少圣餐的次数；但他极力反对天主教神职制度的观念，因此在敬拜时自己选择坐在会众当中。

以上这两位宗改领袖都很强调圣乐的重要，因他们相信藉着音乐，信徒更容易赞美神。他们两人讲道时，也都避免词藻华丽的文体，而是使用“平易近人的”讲章，让人们容易了解——这也是〈西敏斯特信仰告白〉与其他现代福音派的先驱们所主张的信念。事实上，今天有些人非常景仰当年清教徒讲道用的词句，因此极力规劝应以同样的文体来向今天的信徒讲道，这真令人啼笑皆非，因为他们忽略了当年清教徒是极力主张要以百姓通用的言语来讲道的。

⁴赖斯与胡福史特乐合著，《更新的敬拜》(Howard L. Rice and James C. Huffstutler, *Reformed Worship*, Louisville: Geneva, 2001), p. 3

要在敬拜者的需要与吸收力之间找到平衡点并不容易，但对以福音优先性为宗旨服事神的人来说，这点非常重要。若根据神子民必须知道与必须做的观念来设计敬拜，却不考虑他们能知道或能作的的能力，这样设计出来的敬拜是枉然的，也不合圣经教训。⁵ 耶稣与保罗在传讲福音时，均曾引经据典地与当时饱学的文士辩论，却用极通俗的语句向普通人传讲；他们向自以为义的人发出挑战，却对被社会遗弃的人充满怜悯；对犹太人用圣殿作比喻，对外邦人则使用异教诗词的隐喻。他们是运用“双听”（double listening）的福音原则，一方面注意听世俗的需要，另一方面聆听神的话，好让人们知道他们必须明白哪些道理，又知道该如何按神的要求敬拜他们必须敬拜的神。⁶

10.3 对文化敏感与向文化妥协之争

当我们太想与生活在同一文化下的人沟通，以致不去真正理解自己这个文化的真相时，我们对敬拜者吸收福音之能力的敏感度就会出错。耶稣与保罗为了传达属灵的真理，宁愿向宗教的传统挑战，但是他们对自己所作的选择并非出于无知。他们拒绝被拦阻福音的习俗所捆绑，但同时却又能尊重当时文化的规范，因此能让听他们信息的人相信与明白福音。耶稣服事井边的妇人（这样作会使

⁵舒宾，〈感动灵魂的敬拜：与金罗伯的对话〉（Russell G. Shubin, “Worship That Moves the Soul: A Conversation with Robert King,” *Mission Frontiers* 23, no. 2, [June 2001]: 13）

⁶格列格·裴利，〈如何更新敬拜〉（Greg Perry, “Reforming Worship,” *Reformed Theological Review* 61, no. 1, [April 2002]: 46）。

人对祂的信息大为吃惊），却没有自己送那妇人回家（这样作将使人拒绝祂的信息）。保罗在雅典时，提到“未识之神”，但他未曾到那位假神的坛前献祭。他在亚略巴古（编者注：意思是“亚里斯山”，亚里斯是希腊的雷神与战神，此处是当时雅典的市集中心）引用了外邦人的诗，引用的却是细心筛选的段落，适足以强调他的信息，而无损于他在听众面前的可信度。耶稣与保罗非常重视为福音作见证，为此他们愿意违反某些传统，却尊重其他的习俗。

今天要运用这些原则总是非常困难。我们在敬拜中，应该如何按照聚会者的需要与吸收能力服事他们呢？我们必须对福音真理保持忠实，才能满足他们心灵的需要；我们的敬拜必须要能反映基督话语中所描述之事工所表达出的真理。正如前面数章所讨论的，敬拜的结构与我们在敬拜时口中所吐出的内容——说的、读的、讲解的、祈求的、与歌唱的——都要能传递神子民所需要知道的信息。信徒理解与应用福音的能力不但取决于圣灵在他们心中的工作，也决定于领会者有无意愿和能力根据会众的文化背景来传达真理。

考虑文化背景的需求，并不表示需要对文化规范自动投降。例如，如果我们认为一个生活在电脑投影片与视频广告时代的人会希望我们能设计同样类型的敬拜，这样想法就未免太天真。有些现代人对这样的文化“噪音”不胜其烦，反而渴望有一个安静默想的地方。⁷ 有些人经历过宗教形式主义所带来的灵命呆滞，会盼望在不拘泥形式的敬拜中找到真诚的属灵追求。生活在漫无目标的文化中，不尊重任何英雄、制度、或价值观的人，也会想要寻找“感觉像”教会的教会——因为这样的教会藉着尊崇传统诗歌与象征，承继过去的传统，至少看来信仰牢靠。有些人离开使用过时音乐的教

⁷ 罗伯·伟勃，〈何为千禧年的敬拜？不久之未来的写照〉(Robert E. Webber, "How Will the Millennials Worship? A Snapshot of the Very Near Future," *Reformed Worship* 38, no. 2, [April-June 2001]: 3).

会，因为这种音乐带来懒散与以自我为中心的感觉；其他人则远离使用“时下流行”音乐而不自知的教会，许多年轻人非常不愿意踏入教会的门，因为里面有太多世俗的包袱。⁸

10.4 福音的优先性

文化信号既多且乱，即使从正统的价值中也一样可以导出相互矛盾的选择，但在这样汹涌的波涛中航行，并非毫无希望，因为福音能指引我们的航线。福音的优先性不但可以帮助我们选择敬拜的模式，也可以拦阻敬拜战争的发生。在这个习惯于“选教会、换教会”、不读圣经、不在乎宗派、会友流动性大、明星牧师在电视上闪亮发光、与刊登敬拜风格广告的时代，每个人对敬拜都有他自己的看法。但这些意见通常是由不明究竟、只根据自己的偏好或对错之“感觉”的人所发出，而不是经过深思熟虑得来的推论；他们并不明白，神为每一个特定的教会都聚集了一群人，而这个教会理当用最好的方法把福音传递给这群特定的人们。⁹

倘若不用福音的优先性来决定敬拜的模式，人们自己的偏好就很可能导致教会的分裂。教会通常是由不同个性、不同年龄、新来

⁸见提姆·凯乐在〈全球性都市中更新的敬拜方式〉一文中深刻的分析，该文被收入卡森《循规蹈矩地敬拜》一书中(Timothy J. Keller, “Reformed Worship in the Global City” in *Worship by the Book*, ed. D. A. Carson, Grand Rapids: Zondervan, 2002), pp. 195-98; 龙汤姆, 《超越敬拜之争》(Long, *Beyond the Worship Wars*), p. 17; 杜安·凯尔得曼等合著, 《在一个变迁文化中的真敬拜》(Kelderman et al., *Authentic Worship*), p. 65; 麦可·何顿, 《一个更好的方式: 重新发现以神为中心的敬拜戏剧》(Michael Horton, *A Better Way: Rediscovering the Drama of God-Centered Worship*, Grand Rapids: Baker Books, 2002), pp. 164, 171.

⁹龙汤姆, 《超越敬拜之争》(Long, *Beyond the Worship Wars*), p. 78.

的和旧有的会友组成的，再加上各种可能的敬拜模式，这往往使得教会领袖面对变更敬拜模式的压力。如果我们让个人的偏好来作决定，那么教会一定无法避免敬拜的紧张情况。举例来说，笔者经常到各个不同的教会敬拜，最常听到的问题就是（通常是由对敬拜不满的人提出的）：“为什么许多教会会抛弃‘传统’的音乐？”当我反问何谓“传统”的音乐时，却发现那是指发问者在25岁之前习惯听的教会音乐，它们也许是十九世纪的英国赞美诗、或二十世纪早期奋兴与布道的诗歌、又或许是1970年代耶稣运动所流传下来的“古典音乐”，但发问者往往却认为这就是所谓的“传统”音乐。

用意良好的人可能会认为，教会敬拜应当使用这种“传统”音乐，因为他们可以藉此培养最真诚的敬拜态度。他们的敬拜不见得虚假，或不真实；敬拜的偏好反映出敬拜者的文化背景，这也不见得对错。所有的敬拜方式都会反映出文化的层面，否则生活在这个文化下的信徒就不可能与他所经历的敬拜模式认同；每个信徒的敬拜偏好都会受他生活环境与背景的影响，这也没有错。然而我们要明白，文化背景故然会决定我们的偏好，但如果我们看不出自己的文化背景并不具宇宙性，或看不出自己是在任凭个人的偏好来引导敬拜、而不是让福音内涵来引导敬拜时——那就错了。¹⁰

10.5 敬拜风格与福音事工

正因为不同的敬拜观点竞相在教会中崭露头角，教会领袖们就

¹⁰劳伦斯·罗夫，《让我们颂扬》(Lawrence Roff, *Let Us Sing*, Philadelphia: Great Commission Publications, 1991), pp. 148-50.

更应该联合起来，同心选择以福音原则为优先的敬拜方式。即使每个人的偏好不同，但以基督为中心的敬拜却可以在共同的使命上带来和谐。这样的敬拜需要靠教会领袖认清，福音在他们所属的文化环境里对教会所发的呼召。首先，他们应当问自己：“神在我们教会聚集了哪些人是可以从事圣工的？”一旦分辨出神摆在他们教会中之信徒不同的个性、背景、才干、与恩赐后，他们就会了解自己教会所拥有的事工资源。

其次，领袖们应当问：“神呼召我们使用这些资源，去做哪类的圣工呢？”在回答这个问题时，领袖们需要考虑会众属灵与日常生活的需要，以及自己这间特定的教会为基督的缘故所将接触与服事之人的需要。¹¹ 教会领袖只要造访当地的商会或是浏览专门研究当地人口统计学的网站，即可取得教会意欲服事之社区的资料，包括其中居民（或即将迁入者）主要属于哪个阶层。¹² 类似的研究也可能显示，有一群被人忽略的少数族群在他们当中，他们也需要基督的事工。以基督为中心的教会不应该只问如何服事与我们最相似的人，也应当问该如何服事那些最需要我们服事的人。

所有的教会都应该定期作问卷调查，了解会员上班、休闲、或是家庭聚集时都会接触到哪些人。由于教会大部分的访宾都是由朋

¹¹大卫·巴能曼，《长老教会的敬拜》(David D. Bannerman, *The Worship of the Presbyterian Church*, Edinburgh: Andrew Elliot, 1984), pp. 9-12.

¹²实用的人口统计网站如下：<http://www.churchtoolbox.org/precept/html>（一般的人口统计）；<http://realestate.yahoo.com/re/neighborhood/main/html>（按邮地区号来分析）；<http://www.bestplaces.net/html/cities.html>（都市人口的统计比较）；http://factfinder.census.gov/servlet/AGSGeoAddressServlet?_program_year_50&-treeId=420&-lang=en&-sse=on（以街道地址分类的统计数字）；<http://www.cluster1.claritas.com/MyBestSegments/Default.jsp?ID=20>（美国每个邮递区号中居住人口之心理特质的分析）；<http://www.arda.tm>（美国每个郡中不同宗派教会的会友）；http://yp.yahoo.com/py/yploc.py?&clr=ypResults&stp=y&stx=85537085&desc=Churches&qtx=&tab=B2C&country_in=us（按照邮递区号排列之教会名称与地址）；<http://www.mislinks.org/church/chplant.htm>（建立教会所需的资源）；<http://factfinder.census.gov/home/saff/main.html>（人口统计数字资讯）。

友或家人邀约来参加敬拜的，如果会友不相信自己的教会能够或愿意服事他们的朋友或家人，这间教会就没有希望。倘若一个教会的领袖们只愿考虑服事目前的会众，这间教会也没有未来。当然，我们让子女决定敬拜模式的作法是不对的，但我们若不考虑其他人的子女当如何敬拜，这也不对。¹³

敬拜模式的选择不应以该服事目前教会内的成员，还是该满足教会外者的需要作为决定的准则。敬拜的优先性使我们不能忽视已经是基督肢体的成员，因为任何教会的主要目标都是为了装备神的子民能正确地尊崇神。但与此同时，教会领袖们也要认清，如果信徒对神国的进展与宣扬祂的名漠不关心，他们依然没有正确地尊崇祂，因此之故，我们在决定敬拜模式时也不能忽略那些神将要吸引加入教会者的需要。领袖必得要顾到教会该如何“扎根”更深，好扩大教会服事的“范围”。¹⁴ 使徒保罗提醒我们应当注意教会这种内外部的平衡；他告诉哥林多教会在聚会时，“凡事都当造就人”（林前14: 26）；但同时他也鼓励他们，当用人们听得懂的语言聚会，使不信的人也能明白福音（林前14: 23-25）。

柯隆理是位知名的牧师，在他多年成功的事工中曾劝告过许多人，应当把集体敬拜当作“以颂赞来传扬福音。”¹⁵ 他提醒我们，真正的敬拜要求我们带着热情、尊敬、与感谢的心赞美神，这就是颂赞（doxology，希腊文意为“赞美”）。如果神的子民聚集敬拜

¹³樊德华编，《所有世代的教会》(Howard Vanderwall, ed., *The Church of All Ages*, Herndon, VA: Alban Institute, 2008), pp. 4, 11.

¹⁴杜安·凯尔得曼等著，《在一个变迁文化中的真敬拜》(Kelderman et al., *Authentic Worship*), p. 60; 保勃·考夫林，《敬拜的重要：带领人朝见伟大神》(Bob Kauflin, *Worship Matters: Leading Others to Encounter the Greatness of God*, Wheaton, IL: Crossway, 2008), pp. 189-91.

¹⁵见柯隆理，〈歌颂的救主〉(See Edmund Clowney, “The Singing Savior,” *Moody Monthly*, July-August 1979), p. 42; 及提姆·凯乐对柯隆理作品的评论，被收入卡森《循规蹈矩地敬拜》一书中(Timothy J. Keller’s reflections on Clowney’s work in Carson, *Worship by the Book*), pp. 218-19.

时，对神的救赎与护佑没有表现出明显的欢乐、敬畏、和平安之感，这样的敬拜是有缺陷的。因此之故，我们必须藉着为神凭着自己的名所召集出来的百姓好好设计敬拜，来服事他们；但与此同时，神的百姓也当体认，他们在黑暗世代所表现的喜乐与平安，是照亮失丧者的光。我们所设计的敬拜方式若能让神的子民在祂的美善中欢欣敬拜，这必然会吸引一群需要学习以神为乐、及学习如何在主里安息的人——这也是我们不能忽略的族群。¹⁶ 健全的敬拜模式是教会传福音最有效的工具，所以我们在专注于培训信徒正确尊崇神的同时，也不要忘记不信的人。¹⁷

只有当地方教会的领袖们仔细认出神呼召他们来服事的羊群（包括信徒与非信徒）之后，他们才能以福音原则、而非个人偏好来决定敬拜的方式。领袖们需要这样思想：“我们的敬拜应当重新呈现福音给神所托付给我们牧养的人，帮助他们灵命成长。所以，如果他们是我们传福音的对象，根据目前神所赐给教会的资源，什么是传达神荣耀与美善最好的方法呢？”

10.6 福音的合一性

教会领袖若想回答以上这些问题，就一定要考虑到两种人的需

¹⁶洪保罗，《完整的敬拜：有关礼拜仪式神学的基督教与教牧研究》(Paul Waitman Hoon, *The Integrity of Worship: Ecumenical and Pastoral Studies in Liturgical Theology*, Nashville and New York: Abingdon, 1971), p. 59.

¹⁷杜安·凯尔得曼等合著，《在一个变迁文化中的真敬拜》(Kelderman et al., *Authentic Worship*), p. 69; 保勃·考夫林，《敬拜的重要：带领人朝见伟大神》(Bob Kauflin, *Worship Matters*), pp. 203-4.

要与吸收力：已经在教会聚会的会众，以及神即将带领前来托付教会牧养的人。虽然考虑这个问题也许相当艰巨，但却能成为促使教会合一的奇妙动力，帮助领袖们愿意联手合作，一心支持这种能推广福音目的的敬拜，即使敬拜方式可能并不合所有领袖或其他人的偏好。但这并不表示我们将个人的偏好排除在外，因为信徒的需要与吸收力理当考虑在内，但会众也当知道，个人的偏好不能高过福音的目的。领袖们若能在福音的规则上取得一致的立场，那么当他们面对会友因个人偏好而不断提出更改敬拜模式的要求时，就懂得如何向他们解释教会本有神特别呼召的使命而予以拒绝，却不必用以偏好不同为理由加以推托。

以基督为中心的敬拜有其福音优先性，这点能帮助我们清楚地解释，教会为何需要对敬拜模式作一选择，及这样选择的理由；同时以此理由向其他领袖、会众、及持反对意见者说明，这个理论有其圣经原则的根据。领袖们只需要常常提醒自己与他人，教会的敬拜风格是大家一致同意的，因为可以在自己教会特定的范围内有效地传达福音。其他教会因会众不同、资源歧异、以及呼召有别，可以决定使用其他正统的风格。但这些教会不能、也不该在他们不知道或不熟悉的范围内，来决定我们应如何以最好的方法呈现福音。¹⁸

教会领袖即使喜欢相反的敬拜模式，仍然可以因着更崇高的福音目的和睦地一同服事，而无须觉得自己的价值观受到妥协。一旦了解敬拜主要是以圣经原则为要，而非个人的期望为优先，他们即可一同选出一个不是百分之百符合他们偏好的敬拜模式，因为已深信这个模式能使福音广传。有基督之心的教会领袖将重视他人的利

¹⁸董马瓦，《传福音却不使其简化：世纪之交文化的敬拜神学》(Marva Dawn, *Reaching Out without Dumbing Down: A Theology of Worship for the Turn-of-the-century Culture*, Grand Rapids: Eerdmans, 1995), p. 13.

益过于自己的，并且认为基督的目的才是至高无上的（腓2: 3-11）。神的子民若有这样的领袖，在敬拜中也必会连合，不是因为他们偏好相同，而是因为他们有相同的目的：为荣神益人而呈现福音。

10.7 合乎福音的赞美

正如福音不会因任何一个世代或社区的偏好而受到限制，表达福音的敬拜也必定会超越一切的藩篱。诗篇作者督促神的子民，要“在列邦中述说祂的荣耀；在万民中述说祂的奇事。因耶和华为大，当受极大的赞美”。（诗96: 3-4上）从这个观点看来，旧约圣经的作者期待在世代终结时，将有许多人从各国、各族、各民、各方来，站在神的宝座前，宣告从基督得来的救恩（启7: 9-10）。以基督为中心的敬拜能预备我们的心，好参与这全球性的赞美；它也鼓舞了我们，使我们愿为使命的负担继续往前。

在启示录所描写的敬拜中，来自各方、各族的人颂赞神时，并没有放弃自己的语言。当他们聚集赞美被杀的羔羊时，我们能看出他们彼此文化的不同。这些人虽有各种不同的背景，却并没有减少神的荣耀，反而强调神正是全世界的主宰。人们用各形形色色的方法赞美羔羊的事工，这反使得神的荣耀显得更加辉煌。

热爱福音的人因福音传播到不同的国家、大陆板块、与文化而欣喜，也会乐于参加“各民族的赞美”——不同民族以神所赐的多样语言与文化献上赞美，将使得此一情景光辉烈烈。¹⁹ 正如交响乐团的乐章因许多乐器奏出和谐的音乐，而显得更壮丽；同样地，我

¹⁹舒宾，〈感动灵魂的敬拜〉(Shubin, "Worship That Moves the Soul,")p. 11.

们集合不同的声音，同声齐唱奇妙的福音，这将使我们的敬拜益显辉煌。神深奥的智慧在祂子民多样性的表达中得到彰显，祂伟大的恩典也因他们合一的信心显明。²⁰

福音在各个时代、各个角落拓展时，以基督为中心的敬拜之所以促成福音如此和谐的表达方式，并不是因为人们制定了仪式和偏好的规则，而是透过一再述说的福音故事。由于福音是我们敬拜的内容，也同时塑造了敬拜的模式。我们可以用不同语言和文化方式述说这个故事，但基本的情节没有改变。²¹ 故事的一致性保全了福音真理，也赋予敬拜一个永不改变的结构精髓。

福音故事不只塑造了我们敬拜的结构，同时也代替我们所敬拜的神鼓舞了使命的拓展。以基督为中心的敬拜故事就是神来救赎祂百姓的故事，当我们在敬拜中诉说祂的故事时，我们的心灵因神的爱受到感动，而愿意向世人传扬。²² 我们本能地知道，如果更多人与我们一起敬拜神，神的荣耀将更显灿烂。当我们的敬拜与神爱世人的信息产生共鸣时，我们的心也自然就会流露出爱神与爱祂所定之目的乐章；²³ 我们也就愈能了解，敬拜是神使命的一部分，要让我们与世人都认识祂的儿子。

²⁰杜伦斯，《复和神学》中之一章：〈论敬拜中基督的心：礼拜仪式中亚波里拿留主义的问题〉(T. F. Torrance, "The Mind of Christ in Worship: The Problem of Apollinarianism in the Liturgy," in *Theology in Reconciliation*, Grand Rapids: Eerdmans, 1975), p. 213.

²¹柴培尔、傅兰姆、约瑟·莱恩、罗依·台乐、与伟得·魏连师，〈北美事工为植堂工人在设立敬拜原则与作法方面所订定的指导方针〉(Bryan Chapell, John Frame, Joseph "Skip" Ryan, Roy Taylor, and Wade Williams, "MNA Guidelines for Church Planters on Principles and Practices of Worship," *Presbyterian Church in American*, October 2000), p. 3.

²²惠弗能，《了解地方教会的音乐与敬拜》(Vernon M. Whaley, *Understanding Music and Worship in the Local Church*, Wheaton, IL: Evangelical Training Association, 1995), p. 24.

²³保勃·考夫林，《敬拜的重要：带领人朝见伟大神》(Kauflin, *Worship Matters*), pp. 148-49.